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回天綺談

第六回 奸黨奇謀暗殺志士 英雄無計逃遁他鄉

話說英國政府的無道，人心如何憤激，看官也知道幾分了。這時有一個壯士，叫做卡爾巴利，年紀不過二十歲前後。個儼非常，英邁絕倫，能文能武。看政府的苛刻法令，人民的疾苦艱難，實在看不上眼。於是週遊天下，交結這些英雄豪傑。他時時說道：「政府的政權，是由人民委託與他的。政府辦不妥當，我等人民自己拿回自己辦去，本是天公地道。」但是當時人民久被政府的壓制，以為政府壓制他是本該的，他受政府的壓制也是本該的。所以沒有一個放著膽子出來與政府為難的。他於是到處演說，口頭總不離著「自由平等，天賦權利」這幾個字。政府官吏知道他是改革黨一流人物，時時探他的言語舉動，想俟他一個罪名去拿他。幸虧卡爾巴利每逢登演壇演說，甚為含蓄，沒有說甚麼急激的話，措詞也甚婉轉。真是有「鏡花水月，匣劍帷燈」的妙手。是以這些官吏無隙可乘，無從文致羅織。見他這樣點智，遂想起暗算他的法兒來。即日募集幾個膂力過人的無賴漢，去刺殺他。這個時候，這憂國愛民的卡爾巴利的身命，好像風前燭、草上露，險到萬分。

剛才幾天，近邑的同志開一個懇親會。卡爾巴利如何知得有人刺他，遂赴他同志的請。直至三更時候，才回家。剛行至半途，經過這樹林深翳，人煙疏少的稻村。忽有五六條大漢在這樹林中攢將出來，圍著他，正要下手。卡爾巴利心雖是壯，膽雖是大，然事出不意，也大吃一驚。幸虧他劍術是很慣操演的，遂向腰間拔出雙劍來，大喝一聲。這幾個刺客，披靡震栗。他幾個中有一猙獰慄悍的，猛向卡爾巴利殺將過去。卡爾巴利一閃，就用虎尾刀一兜上去，把這凶賊剖開兩邊，好似切瓜一樣。他們見此情形，三人一齊在背後斲去。卡爾巴利一轉身，把他三人殺得乾乾淨淨。剩了兩個，知非他敵手，遂抱頭鼠竄，一溜煙跑去了。

這個時候，殘月朦朧。卡爾巴利把殺死了這幾個凶漢細細一看，倒像是從前見過的。卡爾巴利仰天太息，說道：「我們本非為名，又非為利，都是盡國民的義務。這些奸黨定要陷我於死地，又何必用這些卑怯手段去暗殺人呢！如此也算不得好漢。幸虧卡爾巴利命數未終，不至陷他的兇手，不然死亦死得不名譽。這還算不幸中之幸。但是我殺死三人，他日查究起來，恐非償命不了。雖殺他三個不是自我鬧起的，我為防衛自己起見，不得不要殺他。但欲加之罪，何患無辭？他們一定是來報復的，不可不早為之所。」沉思了半晌，把這雙劍擦了一頓，掛上腰頭，趕著跑回家裡去了。

卻說卡爾巴利前數年間，雙親都已辭世，家中只有一哥哥。回家後即扯著哥哥的手，拉進臥室，把剛才的事情一五一十說與哥哥聽到。更說他們一定要來尋仇，現在無地可以藏身，又是寡不敵眾。平日所抱的志願希望，將付東流。一旦有逮捕不測的事情，將成永訣了。說到這幾句，就不免灑起幾點英雄淚來。他的哥哥正要回答，忽覺大門口外頭，靴聲人聲混亂嘈雜。卡爾巴利心裡一猜，便知逃脫去這二個，告訴官府，派兵來要拿他。趕忙將後門放開，飛奔出門了，向這條行人稀少的路跑去了。

卡爾巴利剛轉身出去，就有無數的警官捕吏排扉闖進來，直指卡爾巴利的哥哥說道：「汝的兄弟在稻村路旁縱酒行兇，妄殺無辜三人。現在暗查，已知道他回了家。你可快快叫他出來。不然搜他出來，把你也還要牽至官裡去！」疾聲厲色，實在可怕。卡爾巴利的哥哥裝作不知，故意弄出驚訝的神氣，說道：「舍弟如果有這些舉動，真是國法不容的大罪人。不要官府拿他，我亦一定送他官裡去的。但是他今晚並沒有回來。如還有疑慮，信心不過，把這間屋子搜索一回，便知道了。」這些捕吏半信半疑，很覺奇怪。其中兩三個仍是放心不過，上自房間，下至茅廁，都搜索過，果然不見一個影兒，真信他沒有歸家。說道：「這時必在途中，我們要趕緊出去兜截。」遂呼嘯去了。卡爾巴利的哥哥心中以為此時雖暫得瞞過，甚恐他在街上碰著他們。胡思亂想，好不放心，睡也睡不著，吃也吃不下。

卻說卡爾巴利自後門出去後，任足所之行有好四五里。未幾，雞聲四起，東方已白。遠遠望見一村，有茅屋數間。就望著這條村跑去，行了一點多鐘才到。肚也餓了，走也乏了，遂入一農家乞一方麵包略果枵腹。再穿過這個地方出去，原來都是荒郊，四顧無人，只聽見鳥鳴嚶嚶，蟲聲唧唧。卡爾巴利前宵一晚是沒有睡著，就偃臥在大樹陰底下，睡了一頓，再任意所之，連這地方的名字也不曉得。剛行到一個山腰，轉一個彎，見有一小小河流，架著幾板危橋。細看此橋這樣，是像朽敗的，定知這個地方人跡少到。一步一步渡過此橋，只見雜草叢生，荒涼一片。卡爾巴利心中想去（起）各種事情，越行越遠，夕陽西下，也不知道，直至失了路。到這地方，又沒有燈火，不得已在此露宿一夜。這晚衣服也穿不夠，飯也沒有吃過，白白捱了一夜。直至次日正午後，始到有人家的村落。他到的地方，就是孟焦士路的鄰近，隔倫敦首府差不多五十多里了。

看卡爾巴利如何著落，且待下回分解。